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 科学与哲学

外一种：现代伦理学

张东荪 著

一个人人生在世如何呢？则这个问题至少包括两层：一层是『人生是甚么』；  
一层是『人生应怎样』。

我们生在世，不是常常发生一个问题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对于何人，  
或何事，甚至对于何物，并且对于自己，常常下有好坏的批评。以为这个是好  
人，那个人是坏人；以为这件事是好事，那件事  
有时很好，有时却不认为满意。这种好坏  
该加以研究的。

014035758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N02  
289

# 科学与哲学

外一种：现代伦理学

张东荪 著



N02  
289



北航

C1722957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与哲学;现代伦理学/张东荪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3.11

ISBN 978-7-5538-0219-0

I. ①科... II. ①张... III. ①科学哲学②伦理学—研究

—西方国家 IV. ①N02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369 号

KE XUE YU ZHE XUE

WAIYIZHONG;XIANDAI LUNLIXUE

科学与哲学

外一种:现代伦理学

作 者:张东荪

责任编辑:蒋 浩 张卫国 曾 倩 靳龙龙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960×640 1/16

印张:9.75

字数:116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5538-0219-0/N·1

定价:16.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 第一辑

宋元戏曲史  
中国哲学史大纲  
经典常谈  
外一种：论雅俗共赏  
欧洲文艺复兴史  
通史新义  
中国近代史  
中国美术史  
中国伦理学史  
中国文化史（上、下）  
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戏曲概论  
西洋史  
白话文学史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外一种：谈美  
道教史  
外一种：中国道教史  
唐诗杂论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  
中国史纲  
中国小说史略  
近百年湖南学风  
西洋美术史  
外一种：西洋画派十二讲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中国文化的出路  
国学概论  
外一种：国学讲演录  
明史讲义  
佛学研究十八篇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第二辑

清史讲义  
红楼梦辨  
诗论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中国佛教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  
中国历史研究法  
欧洲文学史  
目录学发微  
外一种：古书通例  
国史要义  
中国建筑  
外一种：中国建筑简史  
文化学概观  
鲁迅批判

## 第三辑

平屋杂文  
艺术修养基础  
现代中国文学史  
缘缘堂随笔  
中国绘画史  
思想与社会  
魏晋思想论  
俄国文学史略  
艺术漫谈  
儒家哲学  
新唯识论  
经学通志  
中国画学全史  
红楼梦人物论  
理性与民主

## 第四辑

戴东原的哲学  
诗经学  
三国史话  
西洋教育通史  
宋词研究  
国防论  
艺术丛话  
四库全书纂修考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古籍举要  
先秦学术概论  
中国民族史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外一种：六朝陵墓调查报告  
宋明理学纲要  
理学纲要  
中国教育史（上、下）  
先秦政治思想史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西洋哲学史纲  
管子探源  
版本通义  
诸子通考  
曾文正公学案  
学易笔谈

## 第五辑

杨朱哲学  
群经概论  
中国词史略  
中国学术史讲话  
唐代诗学  
宋诗研究  
国粹与国学  
清代思想史纲  
中国报学史  
戊戌政变记  
扶箕迷信底研究  
标准与尺度  
书学史  
亡友鲁迅印象记  
浙东学派溯源  
丰富的人生  
诗言志辨  
语文零拾  
新诗杂话  
中国交通史

## 第六辑

文学闲谈  
新史学  
中国都会三百年革命史  
文字学概论  
中国文学史  
近世欧洲史  
中国文学论集  
中国哲学史纲要  
词曲史  
东北史纲初稿  
文字学ABC  
中国散文史  
知识与文化  
中华民国史  
中国历史讲话  
外一种：中国历史纲要  
明代文学  
历史研究法  
十力语要  
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 第七辑

法兰西史  
印度通史大纲  
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上古秦汉文学史  
印度文学  
商君书  
俄国史  
辛亥革命史  
印度哲学史略  
德国史  
明清戏曲史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西洋史学史  
美国史  
中日战争  
淮南王书  
英国史  
希腊史  
中国俗文学史（上、下）  
中国近代史

## 第九辑

国故论衡  
白屋文话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民主浅说  
文艺讲座  
文章讲话  
楚辞校补  
中古欧洲史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经学教科书  
史学要论  
国学问题五百  
太平天国史纲  
校讎学  
辩士与游侠  
语体文法大纲  
文心雕龙札记  
日本全史  
国学常识  
中国目录学史

## 第八辑

中国文法通论  
史学通论  
史事与人物  
人生哲学  
欧洲族类源流略  
孔子哲学  
绘画与文学  
中西交通史  
白屋说诗  
词曲研究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读曲小识  
皇权与绅权  
旧诗新话  
科学与人生观  
明日之中国文化  
希腊春秋  
乡土重建  
阅读与写作  
朱元璋传

## 第十辑

现代哲学概观  
外一种：哲学纲要  
四书解题及其读法  
超人哲学浅说  
外一种：体验哲学浅说  
中华全国风俗志（上、下）  
中国的银行  
印度哲学史纲  
佛教概论  
美学略史  
外一种：美学概论  
汉文学史纲要  
中国七大典籍纂修考  
十力语要初续  
读经示要  
中国民约精义  
科学与哲学  
外一种：现代伦理学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  
历史教学法  
原儒  
日本论  
新撰地文学  
欧化东渐史

# 科学哲学导论：第一版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 90  | 科学哲学导论    | 第一章  |
| 47  | 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 | 第二章  |
| 28  | 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 | 第三章  |
| 10  | 科学哲学的历史   | 第四章  |
| 80  | 科学哲学的现状   | 第五章  |
| 501 | 科学哲学的未来   | 第六章  |
| 001 | 科学哲学的意义   | 第七章  |
| 011 | 科学哲学的价值   | 第八章  |
| 551 | 科学哲学的地位   | 第九章  |
| 551 | 科学哲学的使命   | 第十章  |
| 551 | 科学哲学的展望   | 第十一章 |
| 1   | 科学哲学导论    | 第一章  |
| 二   | 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 | 第二章  |
| 三   | 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 | 第三章  |
| 四   | 科学哲学的历史   | 第四章  |
| 五   | 科学哲学的现状   | 第五章  |
| 六   | 科学哲学的未来   | 第六章  |
| 七   | 科学哲学的意义   | 第七章  |
| 八   | 科学哲学的价值   | 第八章  |
| 九   | 科学哲学的地位   | 第九章  |
| 十   | 科学哲学的使命   | 第十章  |

## 外一种：现代伦理学

|      |                       |     |
|------|-----------------------|-----|
| 第一章  | 序 论 .....             | 69  |
| 第二章  | 席其维克之直觉的功利主义 .....    | 74  |
| 第三章  | 伯辣德来之自我实现主义 .....     | 85  |
| 第四章  | 斯宾塞进化主义 .....         | 91  |
| 第五章  | 格林之大自觉说 .....         | 98  |
| 第六章  | 马谛脑之良心论 .....         | 102 |
| 第七章  | 盖育之生力充溢说 .....        | 106 |
| 第八章  | 翁德之文化主义 .....         | 110 |
| 第九章  | 赫胥黎之人道制胜天行说 .....     | 122 |
| 第十章  | 穆亚之新实在论的伦理学 .....     | 125 |
| 第十一章 | 许濮朗盖之生活基型说 .....      | 129 |
| 第十二章 | 克鲁扑金之互助的伦理说 .....     | 132 |
| 第十三章 | 马克思派之伦理意见 .....       | 134 |
| 第十四章 | 结论——著者所主张的综合伦理学 ..... | 140 |
| 后 记  | .....                 | 147 |

# 科学与哲学



自从张君劢与丁在君两先生为人生观与科学的异同而发表了笔战的文章，因为参加的人很多，所以“科玄论战”成了一个专名，可以用来总称此次的讨论。亚东书局把所有的文章都汇集起来，编成一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更加了陈独秀、胡适之两先生的长序；同时泰东书局亦把关于这个讨论的文章都纂辑起来，刊为专集，名曰《人生观之论战》，并有张君劢先生的长序以冠其首。科玄论战本有在不得要领中下火之势，不意忽有这三篇长序的挑衅，好像又有重开的样子。对于近来论坛感枯寂的人们，自然是要引领而望了。

论到我个人，我对于这种讨论本来特别感有兴味，因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向回来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并且是我现在正在努力从事的。譬如朋友相聚，若谈到我特别感有兴味的东西，我决不肯不插嘴的。原来人既有了癖，到那时技痒起来，是难以压抑下去的。这次论战本来只是张君劢与丁在君两先生，何以会后来参加了这许多人，我想来，必亦是这个缘故。再明显一些来说，就是各位先生，恐怕都和我一样，都有些哲学瘾，既然搔到痒处便忍耐不住了。最可证明此说或许即

是吴稚晖先生的那篇文章。吴稚晖先生向来很少有应酬的文章，他这篇当然亦是由内涌出的要求而生。并且我以为谭哲学和谭政治上的主义不同：谭政治的主义往往总分为两党；而谭哲学则不妨十个人十个样子。因为凡谭哲学总是说出自己的哲学意见，断无没有自己立脚地而能谭的。既然各人各有立脚点，则纵使大同亦必小异。在政治主义上因为必须发为运动，所以能略去小异；而在哲学意见上却不然，小异反为重大的要素。因为这个缘故，哲学是绝对不能组党的。好像大家聚在一起，各言其志的样子罢了。根据这个理由，据我的观察，这次论战在总体上并无阵线分明的两造。若分析为许多小问题，每一问题自然都有正负的解答，但却不能综合起来以形成对垒的两军。其实自是各人说各人的话而已。在这点上固然亦可以说是中国人论辩的常态，一切辩论往往无结果即由于此；然而我以为哲学上的辩论，其本质就是如此，原不必责备。所以我自己承认我的加入战团，亦只是在各人说各人的话中多添一人来说他自己的话就完了。不过我在科玄论战最盛的时候，曾经亦说过一次话：即撰有《劳而无功》一篇。那篇文章虽大约有六千字上下，然仍只可算是一个小小的批评。这个小小的批评虽则亦有较深的背景，然苟不详细说出，恐怕易生误解。本来我想说的话在那篇中说出来不及百分之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非另撰此篇不可：一则说明那篇的由来；二则补充那篇的不足。

这个科玄论战所包括的问题真繁多到不可究诘。唐肇黄先生列举有十三项，但他那时还没有看见吴稚晖先生的文章与陈独秀、胡适之、张君勱三先生的序。我本来亦想列举问题来依次讨论，后来发见把许多问题平行排列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问题都与其他问题相密接：这许多问题团结在一起，简直好像一个球体，任取何点都可做起点。所以我不分项目，而只略分大段以图醒目。

## 二

这个科玄论战以人生观与科学的异同而挑起，则似应以“人生观是甚么”为中心问题。但我以为求叙述的明了计，不能首先即讨论人生观。因为“人生观”一词虽则各位先生的定义不同，然而望文生义总可说是“人生在世上怎样”？一个人生在世上如何呢？则这个问题至少包括两层：一层是“人生是甚么”；一层是“人生应怎样”。至于说到与科学的关系，关于前一层的，有许多自然科学；关于后一层的，有许多规范科学。若分头讲来，不但浩繁，且易引人误解。所以应先从最要点下手。因为人生是自然之一，则问“人生是甚么”，便不能不先问“自然是甚么”。照这样说，岂非应当先讲宇宙观么？在讲人生观之前，先讲宇宙观，固不能说是不对，但于哲学方法还有些不澈底。为说明这个道理，不能不拿吴稚晖先生的那篇文章来做个实例。

吴稚晖先生那篇文章便是先述宇宙观而殿以由这个宇宙观所产生的一个人生观。其内容如何，且慢批评，请先说一说他的方法。我以为他的方法是不对的。他首先说：

举现象世界精神世界万有世界没有（即无）世界……合成一个东西；强加名词便或名本体或名根源。……

放之则弥六合，变为万有，是这一个；卷之则退藏于密，变为没有，也是这一个。……

在无始之始，有一个混沌得着实可笑不能拿言语来形容的怪物，住在无何有之乡，自己对自己说道，“闷煞我也！这样的听不到，看不见，闻不出，摸不着。长日如此，岂不闷死人么？”说时迟，那时快，自己不知不觉便破裂了。这个破裂也可叫做适如其意。顷刻变起了大千宇宙，换言之，便是兆兆兆的我。他那变的方法也很简单：无非拿具有质力的若干不思議量，合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为电子；合若干电子成为原子；合若干原子成为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鸟兽昆虫鱼鳖。……

我以为他这样说当然是一个结论。但凡结论必有前提。换言之，凡研究所得的结果必先有所研究的素材。如研究光，当然以眼所见的光为素材，而发见他是一种微粒的散放或一种波动的振幅便为结论。于是我们可知推理的结论是研究所得而其起点的前提则不能不为经验的事实。所以我们只能以眼见的光为前提而推究到他是一种波浪，却决不能先由波浪说起而以为光是波浪所产。不但科学不许这样仅用演绎而不用归纳，即哲学亦决不许如此。吴稚晖先生要主张宇宙是“一个”，则我们不能不请他先以宇宙的森罗万象为起点以推究之。换言之，即不能不请他先以经验的事实为起点而推究之。如其从经验的事实上推究的结果是能得着有所谓“一个”的原理，则吴稚晖先生的“一个论”可以成立。这便算他先做完了归纳的工夫。否则我亦可说宇宙是漆黑两团，专从这个漆黑两团上演绎下来，可以说一团变为“质”，一团变为“力”。我这个漆黑两团论岂不亦可成立么？且别人亦无从驳难我，因为我最初并不告诉大家由何种经验的素材上研究而取着这个两团论的结论，只是凭空

说说罢了。这种凭空乱说，如何能辩驳呢？但别人亦可如法炮制来凭空乱说，主张漆黑三团论，或雪白四团论。结果不过大家模仿《岂有此理》，各作一篇岂有此理式的滑稽文字罢了。研究学问便不能如此。无论说甚么，总要示人以所以达到的进路。好像我们说南京，我们必从上海北火车站起，告诉人家如何买票，如何上车，如何经过苏州、常州、镇江等站，于是人家方能明白；如把本人亲自经历的说出来则更使人相信。这一种为**实证的进路**，还有一种是**论理的进路**。如甲大于乙，乙大于丙，则甲必更大于丙。所谓实证的进路就是由实际征验而推进去的；所谓论理的进路就是由思想法则而推进去的。我们无论说甚么不能绝对没有进路。科学大部分是由于实证的进路而取得结论，以论理的进路为辅佐，所谓实质论理便是。哲学大部分是由于论理的进路而取得结论，有时亦以实证的进路为辅佐。不过哲学上的实证与科学上的实证不同：科学上的实证是外界的与器械的，哲学上的实证是内界的与自我的。科学虽不承认这种内心的自证有精确的价值，然要其为“经验的”则虽科学亦不能否认。故哲学玄学其结论如何不必拘定，而其起点的素材亦必是经验的。离了经验，任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亦必无用，因为别人亦可同样说得五花八门而却与你截然相反。结果除两存外无别法。但人类所以要有知识决不贵在把许多奇怪主张罗列在面前，一例以同等价值看待。果真如此，便没有是非了。须知是非的重要不仅在能有所立（即是）必亦在能有所破（即非）。例如吴稚晖先生的漆黑一团论，若要成立必先推翻他人的雪白两团论。但是吴稚晖先生却不然，他始终无所遮拨。他说：“陈老古董所谓万物有生，原质是风水地火，或金木水火土，是这‘一个’。新西洋景所谓绵延创化，是片断而非整个，止有真时并无空间，也是这‘一个’。所以不消说得煤油大王家的哲学主义名叫实验，吴稚晖拼命做这文章鼓吹物质，是这‘一个’。就是那低眉菩萨的涅槃，悲观少年的虚无，也是这‘一个’。”他又说：“现在听说惟有那整个儿的‘一个’乃是绝对。”照这样说，岂非吴稚晖先生的“一个”

就是金木水火土，就是绵延创化，就是涅槃，就是虚无，就是绝对么？但我们则以论理学上凡一个名词都有其固有的意义，却决不敢把金木水火土即等于绵延创化，把绵延创化即等于涅槃，把涅槃即等于绝对。设如甲等于非甲，非甲又等于乙，乙又等于非乙，这样下来则论理的原则完全破坏了。论理的原则既破坏了，便无从赞一辞。所以我们对于吴稚晖先生的“一个”固然不能论证其是金木水火土，是绵延创化，是涅槃。然亦无从驳斥其非金木水火土，非绵延创化，非涅槃。因为他既一口独断，将两个意义不同的名词硬连缀在一起，其中间不必经论理的推演与实际的证明。好像假如说“白就是黑”。这句话除文法上无错误外，实无从讨论其是非。所以我们对于吴稚晖先生的主张无从讨论其内容，只有从方法上说他是不对。其不对即在不先以经验的事实为起点由推理的进路而求原理乃只凭空设立而即演绎下去。其实这样凭空演绎乃是儿童所用的神话上的方法。如说天地是玉皇大帝所造，和说宇宙是“一个”有甚么不同。若用科学法宝的“拿证据来”，恐怕其无证据，两说正相同。所以可见吴稚晖先生这种主张在方法上乃是完全不对的。

不意胡適之先生在他的长序上说：“拥护科学的先生们！你们以后的作战请先研究吴稚晖的《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完全赞成他的请准备替他辩护，像赫胥黎替达尔文辩护一样。”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竟使我舌不能下。我想这倒是给科学家出了一个难题；并且我想科学家，如丁在君先生等，恐怕亦非交白卷不可罢。因为丁在君先生究竟得了科学的衣钵，开口必说“拿证据来”！试问漆黑一团的证据在那里？合若干某某子成为电子的证据在那里？更试问达尔文的书上有类似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么？索证不必在远，即检胡適之先生所撰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便可知道。现在我抄几段如下，以便读者比较：

当一八五九年《物种由来》初出版时，赫胥黎在《太晤士报》上作了一篇有力的书评，最末的一节说：“达尔文先生最